

# 隐入历史中的辉煌

## ——周信芳与宁波“祖宗戏”甬昆



周信芳 (1895年-1975年)

撰文 孙仰芳

2025年1月14日，恰逢宁波籍京剧大师周信芳130周年诞辰。去年11月拉开序幕的“周信芳戏剧季”，通过开展8大项为期100天的活动，致敬一代大师。

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祖籍慈城，是我国戏曲史上的璀璨之星，他所开创的麒派表演艺术，不仅享有盛誉，更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，对各地戏曲剧种产生过深远的涟漪效应。而鲜为人知的是，周信芳先生在青年时代，还与阿拉宁波“祖宗戏”甬昆，有着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。虽说如今甬昆已隐入历史的尘埃之中，但它昔日的辉煌依旧让人赞叹不已，久久难以忘怀。



《宁波昆剧老艺人回忆录》(苏州市戏曲研究室编印)

### 1 老郎殿里唱大戏

甬昆，又称宁波昆剧，它是阿拉宁波地方戏曲的“祖宗戏”。据《中国戏曲志》记载，明万历年间，昆曲已进入宁波城乡，当时剧坛皆宗吴门，唱腔始于苏昆。大约到了清初，宁波唱昆曲的本土艺人，在姑苏一带的“流丽悠长”词曲基础上，融合了“其辞直质，其声慷慨”的宁波话白，并在伴奏乐器中加入了大锣大鼓，做工戏也变得更加火爆激烈。有人用十六个字概括当时宁波昆剧的演出风格，即“昆曲笛子、调腔锣鼓、火爆做工、语音带土”。这一切，都体现了阿拉宁波本土的文化特征，甬昆这一剧种诞生了。

之后，在清代乾隆至咸丰一百多年的时光长河中，仅在宁波城厢唱甬昆的戏班就有四五十家，各地乡镇更是不计其数。而且每一家戏班里都有技艺超群的名角儿，真可谓“班社林立，伶人如云”。甬昆进入了它的全盛期，坐上了宁波戏曲剧种的第一把“金交椅”。

老宁波西门口靠近旧城墙望京门的地方，有一条叫盘诘巷的小街巷，街中央矗立着一座大庙，名叫老郎殿。这座大庙里供奉的老郎菩萨塑像，很有气势，高三尺有余，神案前摆有一个大铁香炉，重2000余斤，香炉壁上，雕刻着200多名出资捐献的甬昆艺人姓名。老郎菩萨又称“翼宿星君”，另有传说他就是唐明皇本尊。唐明皇平生酷爱演戏，经常在长安城里的皇家梨园粉墨登场，只因场上不便以君臣相称，为了掩其面目，故尊称为老郎神也。当时，能够进入老郎殿唱戏的只有甬昆，其他戏曲剧种均不许入内。

据史料记载，清光绪二十二年(1896年)农历六月十一，正是老郎菩萨的生日。这天夜里，从庙门口照壁起，一直到戏台石柱前，挂上了二三十盏制作精良的宫灯，把黑夜映照得如同白昼。甬昆戏班在庆典开锣之前，先派出一批人到大街小巷敲锣，让人们知晓老郎殿开始演戏。然后，艺人们抬着三牲祭品，一路吹打走入大殿。在祭拜了梨园祖师爷之后，接着上演开场戏《叠寿》《扫花》《仙园》三出头，叫作“暖寿”。戏台上的每个艺人，尽其所能献出全身本事。如平日一般是八个人跑车走圆场，这期间会增加至十六个人乃至二十个人，气势更加宏大。吊毛、前扑、翻筋斗，也通常是十人以上同台表演，格外精彩。因此观看的人特别多，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。当晚的压轴戏是常演不衰的武打剧目《三打韩通》，由宁波城里闻名遐迩的“老瑞丰”戏班“正榜大面”领衔献艺。这位“正榜大面”，相当于现在的“网红”，戏演到精彩处，台下狂热的看客们一阵激动，竟然把老郎殿里的那个铁香炉给掀翻在地。后人有诗为证：“老戏班瑞丰/行头主财东/年年登西门口行宫/做做《三打韩通》。”

老郎殿里的日常事务，是由宁波城厢里挑选出来的十二个甬昆戏班轮流执掌，每一个戏班轮值一年，俗称“司年”。原先老郎殿拥有不少财产，因此“司年”一职就成为香饽饽。可到了清末民初，由于社会动荡，再加上自身管理不善，连每年庆祝老郎菩萨生日的酬神演戏活动也难以维持。最后，这些戏班班主聚在一起，经过商议，决定赴沪去邀请一个人来，这个人就是京剧大师“麒麟童”周信芳。

当时已名震上海的周信芳一口应承下来。他如约来到宁波与几个甬昆戏班班主碰面，开口就说，早年间自己曾从宁波“祖宗戏”中汲取了不少东西，甬昆对他有恩，理应报答。这番话，令甬昆戏班班主们十分激动。周信芳返回上海后，因当年签订的演出场次排得太满，脱不开身，于是委托门下弟子陈鹤峰先生来甬主持老郎殿事务，一时传为佳话。

此后，甬昆戏班在老郎殿里唱大戏酬神又延续了几年，但终究敌不过时局变化。抗战爆发时，老郎殿房产已被租出。

### 2 全恩堂与三个“正老生”

周信芳的祖籍之地在慈城，祖上原是官宦人家，到了他父亲周慰堂时，家道中落，只能在一家布店里打工做学徒。谁知周慰堂从小迷恋京昆戏剧，不仅娶了“春仙”戏班的一个旦角作为家室，自己也改行唱戏。于是，周慰堂一家被逐出周氏显宗祠。

不过，周慰堂并未因此而改弦更张，反而赌上了一口气，叫儿子周信芳去拜师学艺。周信芳七岁登台唱戏，一演成名，取艺名“麒麟童”，饮誉大江南北。

周慰堂年过半百之后，对故乡慈城的思念越来越浓烈，经族长周仰山斡旋，周信芳做出陪父亲认祖归宗的决定。1918年8月，周氏父子回到了慈城，谁知走近周氏显宗祠，抬头一看，祠门紧闭。族人告知，要拿出3000块银圆作为宗祠修缮费，才被允许进入祠堂。此时的周信芳已红遍了上海滩，出点钱并非难事，可周慰堂心里很不舒服，认为真了闭门羹，说明周氏家族仍然没有真正接纳自己。后来，父子俩在返回上海的轮船上商定，出资在慈城镇上新建一个祠堂。

这个祠堂就是全恩堂。1925年1月，全恩堂落成。周信芳趁上海戏班封箱停演之际，再次陪伴父亲返回慈城。全恩堂是一幢三开间的抬梁式建筑，坐落在慈城镇的鼎新路上，内室立有周信芳建祠堂时所撰写的“重建全恩堂碑”。全恩堂举办开堂仪式那天，周信芳与父亲周慰堂身穿长袍马褂，在众人的礼赞声中先叩拜祖先，然后请来了宁波城厢里的甬昆戏班，上演三天三夜的大戏，煞是热闹！

参加演出的有当年名噪一时的甬昆“上三班”，拥有许多演技出众的名角儿，带来的是深受观众欢迎的骨子老戏，如《雁翎甲》《义侠记》《玉麒麟》以及连台本戏《火燒赤壁》。周信芳虚怀若谷，他非常善于吸取地方戏曲剧种的长处，尤其欣赏甬昆三个“正老生”的演技。

第一个是名伶徐金生，因小时候得过天花，脸上留有坑坑洼洼的麻子，人称“麻皮老生”；第二个“正老生”是周阿冬，原先演的是副末，也就是仆人一类的角色，后来改行演老生；最后一个则是仇荣奎，艺名仇荣奎，以唱腔见长，善用丹田之气。这三个“正老生”的舞台表演，为周信芳的麒派老生戏，注入了不少的艺术养分。

“麻皮老生”徐金生的戏路很广，各种类型的老生戏他都能演出独特味道。比如在《连环计·议剑》中，徐金生饰演王允，他在与董卓的对白中，借助语气、身段以及面部表情，体现出角色丰富的内心活动。徐金生还饰演了《邯郸梦》里的卢生，在《云阳法场》一折戏中，当他听到一个“斩”字时，就把头连续向左、中、右三个方向甩了三次，每一次顶上的头发都能直立起来，根根不乱。这功夫是绝大多数艺人做不到的。而徐金生最拿手的首推冠带戏，他在《钗钏记》中饰演州官大人李若水，冠带整齐，工架稳当，最精彩的表演是在《大审》一折戏里，问审时他双目有神，面部生动，通过“哄”“吓”“骗”三种不同的问案方法，步步推进，一气呵成。

这为周信芳在《徐策跑城》中的表演，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样本。

周阿冬这个“正老生”最出色的表演，是在《水浒传·杀惜》一场戏里。宋江“杀惜”有先后三刀，第一刀不过是用刀威吓对方，意在逼取书信。两人拉拉扯扯，结果失手误伤阎婆惜，所以叫作“误杀”；然后宋江害怕阎婆惜扯开嗓子叫喊，再搁第二刀，这就有意思了，称之为“刺惜”；最后看到对方还在挣扎，觉得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干脆还是灭口为好，于是宋江再捅第三刀，这最后一刀才叫“杀惜”。由此可见，一刀有一刀的用意，一刀比一刀厉害。周阿冬看到人已死了，全身颤抖，手里的

刀把子不断旋转，疾步奔跑圆场，完美地表现出宋江焦急而又无可奈何的内心活动。

想必周信芳在演出《乌龙院》一场戏时，从中获得不少启迪吧。

最后一位“正老生”仇荣奎，刚进入戏班时声音洪亮，白口清楚，唱做俱佳。可他平日喜欢饮酒，不醉不休，结果把好好的嗓子给饮坏了，以致上不了戏台，只能留在戏班里烧饭做菜。一次戏班演出，曲目是《长生殿·弹词》，这是一出唱功非常吃重的戏，原定的艺人突然生了病，班主急得团团转，无奈之下只好叫仇荣奎去救场。

谁知仇荣奎一出场，就自带扮相，工架很足，把唐代内廷伶人李龟年这个角色演绎得惟妙惟肖。他开口演唱曲牌《一枝花》时，声音虽然带着沙哑，但气息从丹田中发出，别具一种韵味。第一句“不提防余年值乱离，逼得歧路遭穷愁”，就获得了一阵满堂彩。紧接着他又唱道，“受奔波风尘颜面黑，只留得琵琶在。”此刻，仇荣奎左手扶琵琶，右手做按箫管式。一转身又继续演唱“揣羞脸，上长街，又过短街。那里是高渐离击筑悲歌，倒做了伍子胥吹箫也那乞丐。”当唱到“也那乞丐”四个字时，他又低头作害羞状。这套唱腔与全部动作显得轻脱利落，气韵生动。从此，哑了嗓子的仇荣奎反而当上了“正老生”的头牌。

周信芳年轻时也倒过嗓，看到仇荣奎这一段表演时，脸上一定会浮现会心的笑。

甬昆戏班其他行当中，也有不少身怀绝技的名伶。比如甬昆“正旦”艺人王月仙，在《白蛇传·水斗》里，台步细碎快捷，好像蛇游水中一样，令人惊叹。又如甬昆“小面”(即花脸)艺人桂才恒，在《雁翎甲》中扮演“鼓上蚤”时迁，他登上戏台表演的是雀步，双脚一纵一跃，飘忽轻健，好像一只麻雀在地上蹦蹦跳跳。还有丑行名角儿林四龄，在《义侠记·诱叔》中扮演武二郎，把矮人形象表演得神入化，出场时左手托饼盘，右手拿蒲扇，双腿蜷曲，贴近胸口，走外八字台步，看上去就比普通通人矮一大截……正是这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名伶们，撑起了甬昆剧种这一方天地。



慈城全恩堂(周信芳故居)



古戏台演戏至今热闹非凡(吴立高 摄)

### 3 勇闯上海“戏码头”



《牡丹亭》

1962年金秋时节，苏州市戏曲研究室从事昆曲研究的几位专家来到宁波。不久后，他们把当年唱过甬昆的“正老生”陈云发、高小华，“正旦”周来贤，“四旦”王长寿、林根兰，“大面”林云生，“小面”严德才，以及乐师徐信章、张顺正等老艺人，邀请到了苏州，找了个旅馆住下来，共同追忆宁波“祖宗戏”的往事。第二年开春，还专门编印了一本《宁波昆剧老艺人回忆录》。虽说此书是内部资料，可它忠实地记录了老艺人的口述内容，如今成为十分珍贵的研究甬昆历史的参考文献。

这些口述者谈起宁波“祖宗戏”兴盛时的情景，十分激动。当年除老郎殿里酬神演出外，甬昆戏班的足迹遍及城郊各乡镇以及相邻各县，甚至到了舟山六横、金塘以及桃花岛等大小海岛。不过，最令人难忘的是勇闯上海“戏码头”的往事。

这个闯上海“戏码头”的甬昆戏班叫“四明文吉祥”，戏班主叫周阿虎。他以“老三绣”戏班为班底，再从其他甬昆戏班里挑选名角儿，组成一个阵容强大的演出队伍，其中就有“正老生”徐金生与仇荣奎，还有著名“正榜大面”徐黑虎，“正旦”傅阿根、王月仙等。六七十年代的班子浩浩荡荡地开往上海，演出场所就在黄浦区善善街(即今广东路东段)戏院，此处靠近热闹的四马路。上演的是一些久经磨炼的骨子老戏，有《钗钏记》《绣襦记》《一捧雪》《铁冠图》《双官诰》以及《琵琶记》等。

他们的演出轰动了上海滩，上海戏剧界的名演员几乎倾城而出。著名京剧演员李春来每夜买票观摩，他边看戏，边用随身带着的“铺折”记录甬昆艺人的表演技巧。著名昆曲清客与戏曲评论家徐凌云先生也对甬昆戏班赞誉有加，他还亲自登台客串，饰演了《铁冠图》中《别母》一折戏中的老生。
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当时正在北京“喜连成”科班搭台演戏的周信芳，听说家乡的甬昆戏班“四明文吉祥”到了上海，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暖意。北京的演出刚一结束，他连夜搭乘火车返回，加入观摩的人群中，与甬昆艺人们一起切磋演技，交流表演心得。这是京剧大师周信芳与宁波“祖宗戏”的又一次亲密接触。

之后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京剧迅速崛起，甬昆却一蹶不振。到了1933年，宁波城里的甬昆戏班只剩下了三家。更令人唏嘘的是，就在这一年，“新庆丰”戏班班主林连标竟然被四处流窜的兵匪一枪毙命，甬昆艺人也随之星散。自此之后，兴盛了数百年的宁波“祖宗戏”销声匿迹，成了纸上故事。